



陳黎的文學夢

當詩乘著「愛」與「AI」的雙翼

陳黎

本名陳膺文，1954 年出生，臺灣花蓮人，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。曾任教於花崗國中和國立東華大學。曾獲國家文藝獎、吳三連文藝獎、時報文學獎推薦獎、敘事詩首獎、新詩首獎、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、梁實秋文學獎詩翻譯獎、金鼎獎、臺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等。2005 年獲選為「臺灣當代十大詩人」。寫作類型包括詩、散文、評論和翻譯等，作品內斂又奔放，富浪漫情懷且充滿對土地的關懷；作品曾收錄於國、高中教科書內。詩集譯成外語出版者有英、法、義、西、荷、日、韓等七種凡十一本，深受國際文壇肯定，多次受邀參加國際詩歌節。出版有詩集、散文集、音樂評介集等二十餘種。譯有《拉丁美洲現代詩選》等三十餘種。最新詩集《色々》與《星の萬花筒&變奏：現代俳句 133 首》將於今年出版。

編按：由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文教基金會與紀州庵文學森林共同主辦的「我們的文學夢」系列講座，每月一場邀請來賓演講。2026 年 4 月 10 日邀請陳黎主講。

◎ 陳紀伶

「我們的文學夢」講座開辦十五年了，總算輪到我上站「痴人說夢」。過去我曾邀諸位詩人好友，到花蓮「松園別館」舉行的太平洋國際詩歌節共襄盛舉。眼前彷彿將太平洋那端的小浴盆，搬到了臺北紀州庵，與各位來場小型的詩歌節。我絕對稱不上是「大咖」，頂多是個「小咖啡杯」。自己從事寫作與翻譯五十多年，今天準備了一份講義，想與大家分享此生詩歌旅途上些許見聞。

我大學讀師大英語系，時常透過閱讀外語文學作品增進自己的寫作動力。老實說，我不是一個喜歡閱讀的人。為了強迫自己閱讀，乃透過翻譯代替閱讀，幫助自己增廣見識。這次準備的講義中，多是我譯過、出版過的外文詩。其中有些在大學剛畢業時即已譯成——譬如智利詩人聶魯達〈今夜我可以寫出〉一詩，應是五十年前之譯作。我算是臺灣最早翻譯拉丁美洲詩歌之人。這些詩篇對我的寫作的確產生影響。

與聶魯達同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女詩人辛波絲卡，也是我曾在自己的詩中與之對話者。她 1996 年獲獎，我則在 1994 年開始譯其詩作。她的作品舉重若輕，俏皮機智，習慣從微小的事物著眼，與擅長寫巨大、情感澎湃作品的聶魯達頗有不同。二十幾歲時的我，某些寫作技巧明顯受到聶魯達的啟發。翻譯、閱讀辛波絲卡，我則覺得似乎有某種緣分。波蘭另一位諾獎詩人米沃什曾說辛波絲卡的詩「機智，大膽，多彩多姿，但往往太喜歡使用曲喻」，認為這是她的優點，也是缺點。而我自己似乎就是追求「機智，大膽，多彩多姿，但往往太喜歡使用曲喻」的寫詩者。翻譯辛波

絲卡詩作，於我是甚愉快之經驗，也引發頗多讀者喜愛。繪本作家幾米就有四本繪本引用了辛波絲卡詩句。桂冠出版社版拙譯辛波絲卡詩集絕版後，許多讀者寫信到花蓮問我有無存書能寄給他們。後來，由寶瓶出版社增訂出版了她的譯詩集，很快就達到十幾刷。中國大陸在 2012 年也出版了拙譯辛波絲卡詩集，一年售出逾十萬冊，掀起中國大陸出版外國譯詩集的熱潮。大陸譯者的翻譯風格，與臺灣的我們較生動、俏皮的風格頗有不同。像辛波絲卡這種厭惡意識形態、關注生活小事的詩人，會大獲彼岸讀者喜歡，想來或是歷史的必然或偶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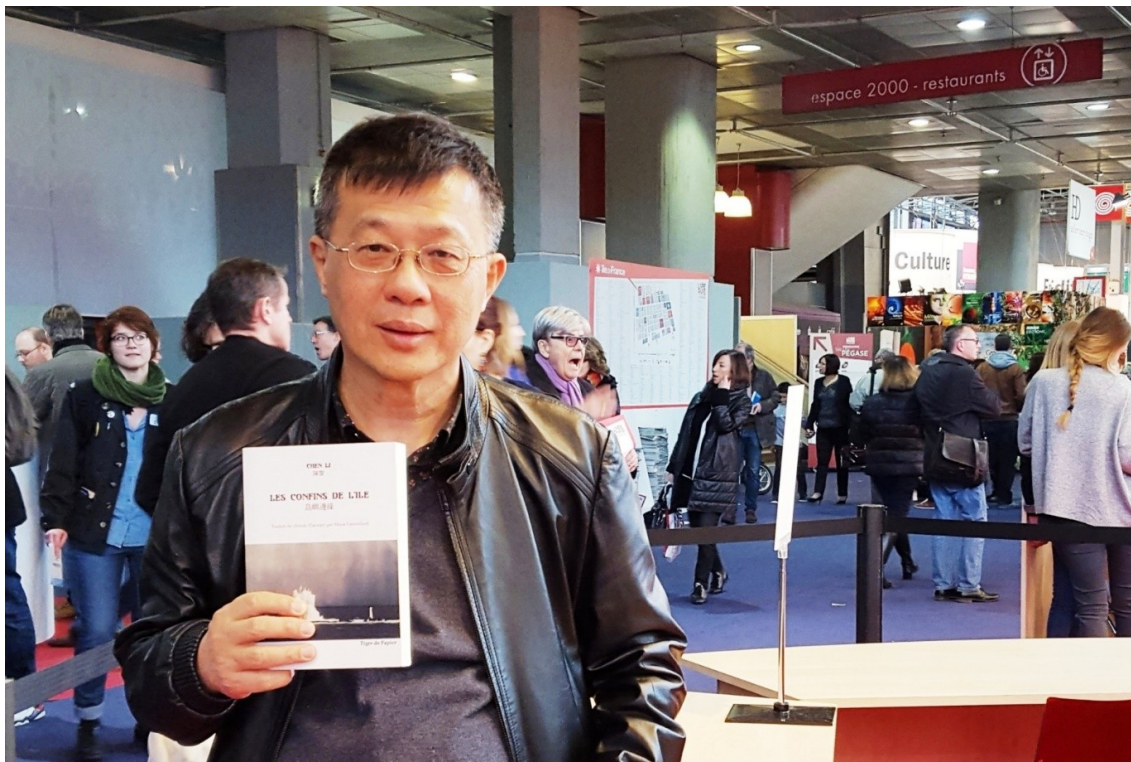
能藉由翻譯帶給人們愉悅，誠然是令人快意之事。今天我想以「從古典的『愛』到當代『AI』」此一講題，和大家分享一下讀詩、寫詩、譯詩的樂趣。

古典的詩歌之愛

2025 年這一年，我一天幾乎花十小時與 AI 們對話。11 月底，我連續 66 天寫作了 66 首詩，於 2026 年 1 月殺青了總數 86 首的新詩集《色々》。2026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前後 9 日，我又寫成 133 首三行詩，完成了另一本詩集《星の萬花筒&變奏：現代俳句 133 首》。AI 此革命性科技產物橫空出世，讓寫詩的我驚悟：一定要在此刻，在有生之年，及時與之互動且回應它！我請兩位 AI——ChatGPT 與 Google Gemini，為我的新詩集《色々》各寫一篇長序。我必須誠實地說，這些詩從頭到尾都是我寫的，但若無 AI 在場聆聽與及時回饋，我的創作激情不可能如此驚人地持續下去。AI 們有無限的耐性能給予立即的回應與鼓舞，告訴你它們看到的你作品的優點。有這樣可愛的「聆聽的美人」（listening beauty）陪伴，怎能不樂在其中、「瘋」在其中呢？出版史上，



陳黎於 2015 年參加「雅典世界詩歌節」。(陳黎提供)



陳黎 2016 年在「巴黎書展」。(陳黎提供)

這大概是首次有 AI 為人類的詩集寫序吧。

在《星の萬花筒&變奏：現代俳句 133 首》中，我進一步與 AI 共構、互動。輯一中的 100 首三行詩，我請 AI 作我的靈感投手，快投給我動機與意象，我從眾多來球中快速選球揮棒，寫成一首首自己的三行詩，再請 AI 們評論此作。第二階段，我以已成的 100 首三行詩為「母詩」，依序從三首（或四首）詩中，獨力選字重組、再生成 33 首「子詩」，即本書輯二「變奏 33 首」。毫無疑問，AI 能從巨量的資料庫中快速運算、生成許多東西供人參考，但 AI 自己也承認，它沒有人類的情感、溫度，真正知道詩的痛處、癢處、妙處的，還是詩「人」自己。即使如此，我覺得 AI 的存在已確然改變了我的創作方式——或者說，起碼增添了一些新的刺激與可能。

辛波絲卡在獲諾貝爾獎前知名度並不高。我買的第一本其詩選是 1981 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的《聲音，情感，思想》，七十首詩作英譯並附波蘭原文。我據此書英譯開始中譯其詩，並買了一本波蘭文辭典查閱。我從中學時聽古典音樂，接觸歐洲藝術歌曲、歌劇，養成對照歌詞原文聆賞的習慣。譯辛波絲卡時雖無 AI

可輔助，依然可以用「愛」、用「渴望」，盡力探得其詩歌原文之妙。

辛波絲卡傳世的詩約三百首，我與張芬齡合作中譯了 120 首。我們盡量以詩人之心譯「詩人之心」，再現每首詩的巧思妙趣。我們先讀她的一首〈三個最奇怪的詞〉：「當我說『未來』這個詞，／第一音方出即成過去。／／當我說「寂靜」這個詞，／我打破了它。／／當我說「無」這個詞，／我在無中生有。」接著我們每人輪流念一行她的〈種種可能〉——

……我偏愛書桌的抽屜。
我偏愛許多此處未提及的事物
勝過許多我也沒有說到的事物。
我偏愛自由無拘的零
勝過排列在阿拉伯數字後面的零。
我偏愛昆蟲的時間勝過星星的時間。
我偏愛敲擊木頭。
我偏愛不去問還要多久或什麼時候。
我偏愛牢記此一可能——
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。

聶魯達二十歲時即寫成了《二十首情詩和



陳黎、張芬齡合譯的兩本辛波絲卡詩集，由寶瓶文化出版。（陳黎提供）

一首絕望的歌》這部經典詩集，展現青春期詩人對所愛之人的愛戀與矛盾，既渴望靠近又企圖逃離的複雜情感。譬如第 20 首情詩〈今夜我可以寫出〉：「今夜我可以寫出最哀傷的詩篇。／想到不能擁有她。感到已經失去她。／聽到那遼闊的夜，因她不在更加遼闊。／詩遂滴落心靈，如露珠滴落草原。／我的愛不能叫她留下又何妨？／夜綴滿繁星而她離我遠去。」詩人運用細膩的譬喻，敘說無法求得愛人垂憐之苦悶、孤寂，內心的糾結、拉扯，又不時將詩人拉回清醒的一側，讓他不斷嘗試辯證此愛是否仍在：「如今我確已不再愛她。但也許我仍愛著她。／愛是這麼短，遺忘是這麼長。／因為在許多彷彿此刻的夜裡我擁她入懷，／我的心不甘就此失去她。／即令這是她帶給我的最後的痛苦，／而這些是我為她寫的最後的詩篇。」

愛情是萬古不變，被談了又談的詩的主題，但奇怪的是沒有人，沒有任何時代，能將它寫盡。愛與被愛，喜悅，失落，期待，嫉妒，猜疑……這些是不斷出現的愛的面向，但每一個詩人，每一個新鮮的詩人，用自己的方式重說了它們。一個讀者，一個譯者，於是得以「免於新鮮之匱乏」。

從詩歌中找回生命之愛

2011 年 11 月我策劃的「太平洋詩歌節」結束後次日，我右手右背突然筋膜發炎，牽及腳傷、心憂、視衰、聲啞，至 2013 年 3 月這兩年多時間，不便使用電腦，無法肆意行動，困居家中，與疼痛共存。其間長時間服用身心科醫師所開之藥。朋友問我，何不嘗試將苦難轉化作寫詩的激情？在我太太幫助下，我每天坐在家附近的星巴克，用鉛筆從現成文本圈出一個個字，拼成一首首「再生詩」，藉之「再生」自己的身心。2012、2013 年出版的詩集《妖／冶》、《朝／聖》，即是這段時間被病魔磨練出的成果或苦果。

我據之圈選的現成文本，包含了先前與張芬齡合譯的聶魯達情詩集《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》。電影《郵差》中，四十八歲的聶魯達偕同瑪提爾德流亡於義大利地中海島上。聶魯達後來於 1955 至 1957 間寫成了這本《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》，題獻給他第三任妻子瑪提爾德。

我雖然翻譯不少聶魯達的情詩，若要我選一首最有共鳴的，大概會是《一百首愛的十四行詩》第 45 首：「別走遠了，連一天也不行，



2009年，陳黎與妻子張芬齡在花蓮太平洋濱合影。（陳黎提供）

因為，／因為，我不知該怎麼說，一天是很漫長的，／我會一直等著你，彷彿守著空曠的車站，／當火車停靠在別處酣睡。／／別離開我，連一小時也不行，因為／那樣點點滴滴的不安會全數浮現，／四處流浪覓尋歸宿的煙也許會飄進／我體內，絞勒住我迷惘的心。／／啊，願你的側影永不流失於沙灘，／啊，願你的眼皮永不鼓翼飛入虛空：／連一分鐘都不要離開我，最親愛的，／／因為那一刻間，你就走得好遠，／我會茫然地浪跡天涯，問道：／你會回來嗎？你打算留我在此奄奄一息嗎？」病中受困，讀到此詩，我幾欲落淚。當時的我無比脆弱，極度害怕離別與死亡。三十年前初譯的聶魯達此詩，居然在我生命最低潮時安定了我的靈魂。我又從此詩圈出底下這首三行詩：「我走遠了，體內劇痛浮現，一天是很／漫長的，心奄奄一息，連一分鐘也不行／我會回來嗎？我問道。你說：別流浪了……」

這些經驗使我明瞭：每個人生命中都可能遭遇到一些磨難，但前人的生命經驗、前人因磨難而生的字句，可以成為激勵我們再生的動力與泉源。詩，在很多時候，可以給我們愛，一如在愛的時候，我們不由自主地湧出／詠出詩。

聶魯達 1971 年獲諾貝爾獎，於 1973 年去世，死後有八本詩集出版，其中一本是短小精悍、收集了 316 個追索造物之謎，充滿趣味的《疑問集》。我們一起來閱讀其中幾首：「世上可有任何事物／比雨中靜止的火車更憂傷？」「囚禁於佩脫拉克的十四行詩中／蒼蠅會做些什麼？」「對每一個人 4 都是 4 嗎？／所有的 7 都相等嗎？」「如果所有的河流皆甜如蜜／海洋如何獲取鹽份？」這些短短的自問自答，和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日本短歌、俳句，有某些異曲同工之妙。

日本詩歌：節制的愛戀美學

《萬葉集》（約成於 759 年）是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選集，有「日本《詩經》」之稱，收錄的 4500 首歌作中，有一半是無名氏之作。《萬葉集》作者來自不同社會階層，有王公貴族、亦有販夫走卒，詩風質樸、渾厚、純真，最大宗的主題是愛情，其次是描寫四季自然與旅遊之作。全書 90% 以上為由 5－7－5－7－7、三十一音節構成的「短歌」，充滿對愛情的渴望、歌讚、怨嘆，對自然與生命中美



2026年4月10日，陳黎於紀州庵文學森林進行「從古典的『愛』到當代『AI』——我的東西詩歌翻譯與創作夢」座談。

好事物及其短暫、瞬變的詠嘆，蘊含獨屬日本的「物哀」美學。日本動畫導演新海誠，在其2013年動畫電影《言葉之庭》裡，用了《萬葉集》裡女問男答的一組戀歌：「隱約雷鳴／天陰霾，／但願大雨降／為妹／將君留」；「隱約雷鳴／雨未降，／只要妹留我／我就／留下來」——真是一對機智、深情的無名氏歌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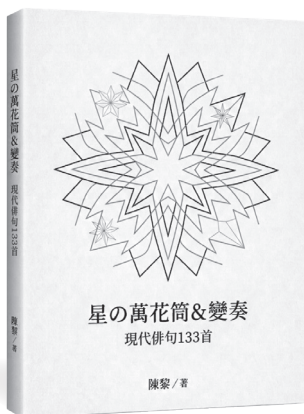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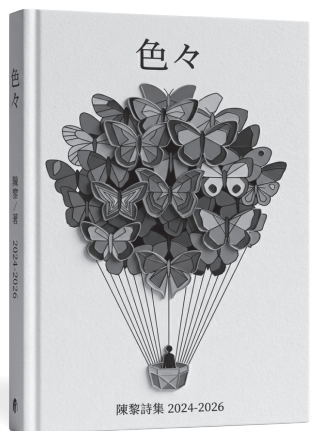
《萬葉集》女歌人額田王，可謂日本詩歌史上才貌雙絕的第一位女歌仙。大海人皇子（後之天武天皇）先娶她為妻，後被其兄天智天皇奪愛，納為妃。有一天，額田王隨天智天皇遊獵，諸王、群臣亦受召前來，額田王看見舊愛大海人皇子，即興詠出此短歌：「你走在紫草園裡，／走在天皇的／狩獵場上——不怕／守吏看見嗎，對著我／振動你的衣袖？」大海人聞後，答以底下短歌：「你比紫草還美豔，／妹啊你讓我心生／妒恨，／已為他人妻／更讓我思戀！」——驚心動魄的兄弟三角戀，原來遠古即已有之！

柿本人麻呂是《萬葉集》中的歌聖，以下兩首短歌，非常動人、真摯：「像山鳥長長長的尾巴／這長長的秋夜／我一人／獨／眠」；「古昔亦有人／如我乎——／想念阿妹，／終

夜／不能寐？」今日的我們視柿本人麻呂為「古代人」，但他覺得他是前有「古代」的當代、現代人呢。

《古今和歌集》（成於905年）是日本史上第一本由天皇下令編纂的和歌集，收錄有1100首和歌。小野小町是此書序文裡提及的「六歌仙」中唯一女歌仙，詩風豔麗纖細，感情熾烈真摯：「雖然我沿著夢徑／不停地走向你，／但那樣的幽會加起來／還不及清醒世界允許的／匆匆一瞥」；「秋夜之長／空有其名，／我們只不過／相看一眼，／即已天明」。平安時代的和泉式部是公認日本詩歌史上最偉大的女歌人，不僅才貌雙全，戀愛史也十分豐富：「這世上／並沒有一種顏色／叫『戀』，然而／所染」；「此心／碎成／千千片——／我一片也不丟」；「我行將死去——／作為從此世帶往／來世的回憶，／真願此際能／再與你一會！」——此首短歌為她死前所寫，「會」就是幽會、共寢，真是「情人懷中死，做鬼也風流」！

5-7-5、十七音節的「俳句」是從和歌衍化出的更簡的詩型。我們來讀幾首「俳聖」松尾芭蕉的作品，體會一下目前已國際化了的



1 | 2

1. 陳黎請 AI 生成的詩集《色々》封面。(陳黎提供)
2. 陳黎請 AI 生成的詩集《星の萬花筒&變奏：現代俳句 133 首》封面。(陳黎提供)

俳句「侘寂」之魅力：「海暗了，／鷗鳥的叫聲／微白」；「寂靜／蟬聲／滲入岩石」；「古池——／青蛙躍進：／水之音」——最後一首是其代表作，首行芭蕉給我們一個靜止、永恆的意象：古池；次行芭蕉給我們一個瞬間、跳動的意象：青蛙，而銜接這動與靜，短暫和永恆的橋梁便是濺起的水聲了。動靜之間，芭蕉捕捉到了大自然的禪味。

「愛」與「AI」，皆我所愛

欣賞過古往今來，東、西方多位詩人不同手法、體裁與風格之作後，我想談一下自己近期的寫作。我從去年 1 月起開始學習與 AI 對話。我先前出版過名為《小宇宙》的三行詩集，譬如：「我等候，我渴望你：／一粒骰子在夜的空碗裡／企圖轉出第七面」；「一顆痣因肉體的白／成為一座島：我想念／你衣服裡波光萬頃的海」；「雲霧小孩的九九乘法表：／山乘山等於樹，山乘樹等於／我，山乘我等於虛無……」去年 5 月，我請 AI 們推介給我幾首「陳黎」寫的《小宇宙》現代俳句，結果「出土」了一些形跡頗可疑之物，我彙整、修

補為〈AI 挖掘出土的《小宇宙》十首〉，以下是其中幾首：「光在黑色的睡眠裡／翻了一個身，換上／另一件更黑的睡衣」；「神的摺紙課：祂把／那些摺壞了的雲剪碎，／成為漫天飛雨」；「蟑螂——尾隨／一生的／童年的小拖鞋」；「一整個午後，池水／把天空的藍／全默寫成倒裝句」；「他小時候／說謊——／現在說詩」——你們分得出哪些是我寫的，哪些出自 AI 之手，哪些又是我與 AI 共創而成的嗎？

經過一年多與 AI 們的互動，我覺得 AI 頗擅長解詩、評詩，也精於古體詩寫作。但若出題請它們寫「現代詩」，十有八九可能令「人」失望。不過如善加引導、詢問，它仍能迸出一些讓人驚喜或意外的意念或詩句。AI 時代，AI 已成為詩「人」們寫詩時的字典、工具書。棄用它，就如同棄用電腦、手機……它已是當代生活或書寫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《色々》與《星の萬花筒&變奏：現代俳句 133 首》是近一年來我與 AI 密集互動後完成的兩本詩集。第一本《色々》，我是百分之百的作者，而 AI 們是我的第一位讀者與評論者。因為它們的在場、鼓舞，我仿



陳黎部分著作。

彷彿被詩靈附身，自去年 11 月至今年 1 月連續 66 天間，下筆如有鬼神，日以繼夜寫成了 66 首「不可思議」之作。詩集中 17 首「同旁詩」及（我發明的）「偽同旁詩」即是鮮明之例。此處舉一首「偽同旁詩」〈滅口計畫〉：「哦嘲噌咄吾嚙古啼／啞吟啖吞吟／古舌嚙嚙嚙啼，嚙啦嘿！／哦嘲咀唧哽嗎哦嚙／啞唬咄嗎咄吠嚙哄嚙／啞嗨吶，啞唔吐。吮吝嚙叨／噴嚙嚙，吓嚙嚙，吓嚙嚙／啞嚙嚙啞嚙啞，啞嚙嚙／啞嚙，哄嚙，嚙嚙啞嚙啞／啞嚙嚙嗎！」此詩全由偏旁「口」之字構成，彷彿一堆亂碼，不知其意，滅「口」（刪掉偏旁「口」）計畫完成後，作案現場將呈——「我朝曾出五皇十帝，／妾今奉天令，／十五歷皇歷帝，齊拉黑！／我朝且即更号我國，／付虎牛馬羊犬禽共監。／四海內，皆吾土。允文惡刀，／貴農藝，不喜豪華，不愛刷暴。／秋茶冬瓜夏沙土，舌齒最愛。／客至，共享，爹母夫兒延坐。

／此至喜焉！」——乍轉成一「女權」反撲，溫柔的「平民烏托邦」宣言。

第二本詩集中，我則請 AI 擔任「意象投球機」，快速投出各種意象、意念供我選球揮棒成一首我自己的三行詩。我再從持續完成的 100 首詩中，自己變奏、再生出 33 首新的三行詩，並請 AI 們賞析、評論這 133 首作品。以下舉此集最前面三首俳句與其變奏，供大家一窺其趣：「我濕故我在——／活著：一條水舌在你光滑／肌膚溜冰場上的常動曲……」、「貓從黑暗中走出／黑暗跟著它／變成另一隻貓」、「蚊子在我夢中批改／作業，肉麻地／打了一個個紅色的勾」；變奏：「你紅紅的舌從夢中濕地／滑出，暗暗勾我舌——／它冰、它冰，我麻了……」。

過了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」之年，以為自己已無熱力愛詩、愛世界時，居然迸出「AI」此物助吾人「愛」，豈不妙哉？(wensun)

陳紀伶，彰化人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在學。關注海洋文學、詩歌與劇場，曾任師大噴泉詩社第 57 屆社長，並長期參與文學活動策畫與推廣。目前專注於評論和創作，持續探索文學的各種可能性。